

马殿选

传奇

(上)

王维胜 /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馬殿選
傳奇

王维胜／著

(上)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殿选传奇 / 王维胜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8. 3

ISBN 978-7-5115-5323-2

I. ①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2820 号

书 名: 马殿选传奇

编 者: 王维胜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葛 倩

封面设计: 金刚创意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3486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612 千字

印 张: 42.75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5323-2

定 价: 88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长篇纪实小说《马殿选传奇》以马殿选从一个洪帮首领成长为地下共产党的传奇人生为主线，讲述了清末民初主人公痛苦的人生经历，以及洪帮设香堂、立山头、打围子、搞串联、夺枪支、闹暴动的故事，多角度、全方位地描写了洪帮串联、辛亥革命、护法运动、红军过境、甘南民变、地下斗争等重大事件，通过刻画临刑越狱、暴狱造反、多方聚义、夜袭樊家岭、伏击皇后沟、活佛举义、解救帮会头子、血溅埋人沟、被戮飞机场等一系列细节，塑造了边永富、赵对儿、马有实、马殿选、任谦、王仲甲、刘鸣、刘余生、肋巴佛、马福善、肖焕章、张英杰、王德一、年单增、郭玉兰、钱平等众多鲜活的人物，表现了他们在抗日救国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。

作者将众多人物巧妙地融合在大事件中，情节紧凑，冲突不断，语言生动，悬念迭起，故事跌宕起伏，荡气回肠。

作者简介

王维胜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家、《老王讲故事》主讲人。

出版长篇小说《黄蜡烛》《双城》《打马走过草地》《花儿》；传记《胡廷珍传奇》；大型旅游散文集《寻古探幽览胜》；网络小说《王维胜揭秘马仲英》。曾获《小说选刊》笔会奖、黄河文学奖、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。长篇小说《花儿》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，获第四届全国“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”、第六届黄河文学奖、第八届敦煌文艺奖。

序

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升空，十三小时后降落纽约纽瓦克国际机场。

朱勇走出航站楼，小鲁开着他的小车在门口接机等候。他拉开车门，一屁股坐进副驾驶的位子。小鲁笑着打了招呼，他轻轻点头。车开动了，小鲁打开收音机。

朱勇大学专业是机制，工作已经四个年头了。因为英文好，又有较强的项目执行与协调能力，善于变通，晋升很快，担任了江山能源集团公司派驻美国分公司的商务总监。在美国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，他仍然保持着在车上听新闻的习惯。

收音机里传来了电台播音员醇厚的男中音：

据美国五角大楼当日证实，美军一架 B-52 战略轰炸机飞近中国南海岛礁，中国地面控制人员与飞机进行过联络，但轰炸机继续执行任务，没有受到阻碍。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·库克 (Peter Cook)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“我们的 B-52 轰炸机经常在那一片国际空域飞行”。

收音机播完这条新闻，小鲁发现朱勇张嘴连打了几个哈欠。连续坐了十三小时的飞机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，又马不停蹄地从曼哈顿赶往危险的布鲁克林谈项目。他休息不好，身体疲惫不堪。临近傍晚，小车驶向布鲁克林大桥。

黄昏里的布鲁克林大桥呈现出诱人的光景。微风吹来，桥下黑色的河水在桥的阴影中波光粼粼。河面上的白帆游艇，远处的自由女神像，在逆光中勾勒出一幅迷醉的剪影。每次过东河，小鲁总是放慢速度，感受一下它的雄浑、沧桑和神秘。他以为朱勇也在看风景，扭头一看，发现他已经沉入梦乡，便知趣地关掉收音机。

过了东河，就进入了布鲁克林。

这里是纽约州五大区中人口最多的一区，因为最早的殖民者——荷兰人在河边建有多个村庄，便有小荷兰之称。据说布鲁克林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地区，被一些人视为混乱、肮脏、罪恶的原住地。就在朱勇回国休假的前两周，布鲁克林连续发生了八起抢劫案，受害者一半为华人。小鲁在布鲁克林曾被打劫过，虽然只被抢劫了二十美元，但那次经历，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。每次看到人高马大的荷兰人和黑人，心里不由得紧张，甚至于连这块美丽的土地，都觉得可憎。

天黑了。小车拐个弯，驶入富尔顿街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房子破旧，矮小，脏乱。沿街简陋的商铺，凌乱的小店，就好像到了国内的一座破败的小县城。不时有黑人在店外叫卖，提醒着小鲁，这里是美国。而在小鲁的潜意识中，黑人似乎已经成了危险的代名词。小车在行走的黑人中间穿梭，他有点不习惯，有点无名的怯意。

小鲁想跟朱勇聊天，借以壮胆。

他扭头一看，朱勇睡着了。

朱勇在车上做起了梦。梦中他驾机升空，跟美军展开空战，他打下了两架美军 B-52 轰炸机。可是回头发现，一架美军 F-22 战斗机紧咬着他的战机，他架机向茫茫深海飞去。飞了好长时间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岛屿，他便降落到这座孤岛上。

他打开机舱门，走出驾驶室。意外地发现，一大群人端着武器，向飞机围拢而来。他以为是美军士兵，急忙寻枪。那领头的却说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美军！睡梦中朱勇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”领头的回答，我们是帮

会的人。

朱勇的神经又绷紧了。

他下意识地想到，帮会在清末时期、民国年间，大行其道，厉害得很。旧时候举国皆知的青帮头子杜月笙、张啸林、黄金荣，利用帮会势力，网罗门徒，在上海滩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还有一个叫王亚樵的，创建了斧头帮，控制会员达十万之众。王亚樵组织铁血锄奸团，反霸除奸。他因暗杀汪精卫而轰动中外，暗杀日本侵华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，让国人拍手称快。曾经叱咤一时的斧头帮，令汉奸日寇闻风胆寒，令蒋介石、戴笠闻之色变。而毛泽东则评价帮主王亚樵：“杀敌无罪，抗日有功。小节欠检点，大事不糊涂。”

周星驰主演的电影《功夫》中的帮会成员阿星，让国人从一个侧面认识了帮会组织和另类的武侠文化。

梦中朱勇问自己：帮会的人为何在这座孤岛上，他们会伤害我吗？

他还没有想出答案，一束强光从车前射进车内，小车吱的一声停了下来。

朱勇醒了，车窗两边是一片茂密的古树，那些独立的大洋房、尖顶小宅院、低矮的维多利亚式建筑，都掩映在绿荫中。透过挡风玻璃，他看到他们的小车前面，并排横着两辆跑车，都开着大灯，射出刺目的光。将他们的小车逼停在柏油路中间。

“怎么啦？”朱勇问。

小鲁仓皇地说：

“我们遇到麻烦了，可能是劫匪！”

一名身材肥胖而高大的男子从跑车上下来，走近他们的车，用手敲击车窗。

从两周前发生的八起劫案看，受害者都是在送外卖途中、步行回家的路上、公车站等车时被劫，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受害者孤身一人。像这样明目张胆地拦截车辆，并不多见。美国的同事曾提醒他们，深夜尽

量避免外出独行，而且不要边走边使用手机。万一出门，身上要装二十至三十美元救命钱，劫匪拿了钱就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看来，这一切都用不上了，因为这群劫匪不仅开着红色跑车，而且都是黑帮的打扮。

车窗的敲击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猛烈。

前面并排停着的两辆车堵死了路，冲过去显然不太可能。

“怎么办？”小鲁问。

“后座有硬家伙，跟他们干一仗！”朱勇每天锻炼身体，后座上常放着一根弹力棒，一对哑铃。朱勇并不怕，他扭过身子，想攫取弹力棒。却被小鲁挡住了。小鲁小声说：“别，你看他们手里拿的，可不是球棒，那是真家伙。”

朱勇朝窗外一瞧，这群劫匪手中端着枪，感觉威力挺大，好像是冲锋枪。

他们决定服软，按照劫匪的要求顺从地拉开门，下了车。

车门两侧，各站着一个人高马大的劫匪，他们动作娴熟地用胳膊肘扼住他俩的脖颈，押着他们到前面的红色跑车旁。车门打开，他俩分别被塞进两辆车中，跑车立刻起动，加速。

劫匪用绳索捆扎住他们的手，却没有蒙他们的眼睛。车速很快，穿过布鲁克林几条棋盘似的街道，驶离市区，一头扎进了一片树林。一个多小时，车停了。

他俩被押下来，朱勇看到他的小车也停在一旁。

劫匪押着他们走进树林深处的一座楼内，周围漆黑一团，他们看不清这是什么地方。

楼内大厅宽敞明亮，墙面整洁、雪白，挂着一张大幅的彩画。画面是一个古装人物，紫色头发，黑色胡须，乍看像古巴人，细瞧又像关公。而最让人奇怪的是，彩画的下方靠墙摆着一张香案，居然供奉着一座塑像，也不知道供奉的是谁。香案前面是一张单人沙发，一个瘦小的华人老头坐在上面。老头身旁站着好几个梳着刺头，穿着黑西装，身材彪悍，

脸面大块文身的持枪男子，浑身透着戾气。

看到面部文身，朱勇心中叫苦，他们这次遇到的可不是什么劫匪，而是黑帮。

他们遭绑架了。很明显，黑帮是冲着江山能源集团公司来的，他们不幸成了人质。

瘦老头轻轻挥挥手，一个大块头黑人走上来搜身，搜走了他们身上的护照、身份证，并搜走了他们身上的所有现金。哦，黑人还从朱勇身上搜走了一块玉圭。那是他奶奶马云英出国前给他的一件贵重的礼物，奶奶称之为“核迪”。朱勇问“核迪”是干什么的？奶奶上了年纪，说话啰里啰唆，说了大半天太姥爷从清朝到民国的事，朱勇听得一头雾水，还是没听明白。朱勇打断奶奶的话问，护身符吧？奶奶说，这是她父亲随身佩戴了半辈子的宝物，不仅可以驱邪免灾，在特殊时刻，有特殊的用途。

瘦老头拿起护照、身份证，看一眼上面的照片，又看一眼他们，似乎在对照检查。

“你们是江山集团的？”老头用华语问。

他俩点点头。

老头漫不经心地拿起玉圭。把玩片刻，他似乎意识到什么，手上翻动玉圭的动作顿住，低声说了句什么。敛住视线，奇怪地盯住朱勇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老头瞪大眼问。

“核迪！”朱勇想起了奶奶的话。

瘦老头突然从沙发上起身，过来亲自给朱勇解开了绳索，行拐子礼。

朱勇大感意外，却又欣喜万分。

小时候他奶奶马云英给他讲过帮会的故事，他觉得那都是古代的事，好遥远，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曾经问过奶奶：“假如在现实中，帮会会伤害我吗？”

奶奶肯定地回答：“不会。”

朱勇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奶奶说：“因为你外太爷就是帮会头子，我就生活在帮会家庭，我了解他们。”

奶奶出生在临洮，那儿的人称姥爷为外爷，姥姥为外奶。奶奶的回答令朱勇吃惊。从小到大，他清楚自己的外太爷、外太奶、爷爷、奶奶都是地下共秘党，可不知道外太爷当过帮会头子。那些影视文学作品中的青洪帮，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的家庭中。

出国前他也听说美国也有帮会，未曾料想，就像时空穿越，在大洋彼岸，他居然跟帮会发生了关系。瘦老头看到玉圭，就像看到了亲人。他详细问了玉圭的来历，显得很兴奋。瘦老头不仅亲自给他松绑，归还证件钱物，而且马上安排酒宴，宽待朱勇两人。朱勇十分诧异，赶紧声明自己不是帮会成员。瘦老头笑着用华语说：“我知道。但你是先辈后代，在我地盘上，让你受惊，有负前辈，我给你们压惊。”

席间，瘦老头告诉朱勇：他手上的那块“核迪”，是青洪帮大哥的秘密凭证。玉圭上写的是隐语，表明持有者的辈分。瘦老头端着酒杯说，这块玉圭应属祖爷辈了。他从怀里也掏出一块“核迪”，指给朱勇看，这一块比朱勇的小，字也少。瘦老头说，他中文名叫刘世通。这是他祖爷手上的，属小字辈。他祖爷系福建人，民国时参加洪帮，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。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军后，他从大陆逃台再逃美国，在华人社区组织福清帮。祖爷老逝，他接了祖爷的衣钵，注册“堂口”，在商业圈“玩命”。

“刘伯，您为啥盯上我了？”酒过三巡，朱勇不怕瘦老头了，追问道。

“白鬼收了 Williams 的钱，让我们搅黄你们的项目。Williams 是布鲁克林铜矿公司的小股东，他怕公司被中国江山集团购买，就没他什么事了。”瘦老头说，“不过你放心，你的‘核迪’救了你。这单生意我们不做了！不仅不做，还要处处保护你们。”

此后朱勇在布鲁克林没有碰到任何麻烦，直到项目结出硕果。

回国前夕，朱勇在曼哈顿 The Clam 餐厅宴请了瘦老头刘世通。

回国到达兰州的第一天，朱勇向全家人兴致勃勃地说了他奇遇瘦老头的故事。为了彻底搞清楚“核迪”，他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，刨根问底地向奶奶追问外太爷过去的事。

他奶奶马云英平静地说：“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任何事物，都会过去，成为历史的产物。帮会也一样。你外太爷曾经是洪帮首领，他利用这个特殊身份，为穷困百姓办过许多事情，也为共产党办过事。”

“奶奶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我问起外太爷，你总是回避。因此到现在，我也不太清楚外太爷是帮会头目，你为什么要瞒着那段历史。”朱勇迟疑片刻后问。

“很多事情要看时候，不到时候，不能说的。”奶奶马云英笑道。

“比如帮会？”朱勇看着奶奶。

“是啊，对洪帮这一民间组织，在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不同革命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，各方面一直采取低调、冷处理方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党从政治的高度，建立统一战线，分化改造了这一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政治力量，最终发展成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党派之一‘致公党’。”虽然奶奶马云英退休多年，但她在市委部门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，理论水平很不错。

“用现在的话说，我外太爷是帮会大佬，他干了啥？”

“你外太爷马殿选，利用洪帮大佬的特殊身份，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，和敌人斗智斗勇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，为甘南事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。”马云英坐在沙发上，笑着说。

“奶奶，那你给我讲讲吧。”

“掐指算来，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……”

上册

序 / 1

第一章

哥老会施粥 / 1

第二章

边大爷遇险 / 17

第三章

后娘赵对儿 / 36

第四章

狼娃儿要油 / 53

第五章

屠药行碰壁 / 65

第六章

劝工局招工 / 78

第七章

逼走吃军粮 / 92

第八章

王阴阳传信 / 106

第九章

护法遭夭折 / 121

第十章

清洗革命党 / 134

目 录

C

O

Z

T

E

N

L

S

第十一章

司令漆世昌 / 149

第十二章

穷人都喜欢 / 165

第十三章

县府办善后 / 188

第十四章

推举仁义公 / 204

第十五章

肖焕章越狱 / 222

第十六章

不给你军饷 / 239

第十七章

政帮大串联 / 254

第十八章

开山设香堂 / 264

第十九章

靳副官殉难 / 276

第二十章

衙下拉扎节 / 296

第二十一章

刘志道被捕 / 313

1

目
录

下 册

第二十二章

急患肠梗阻 / 323

第二十三章

收柴五百斤 / 335

第二十四章

放了第一枪 / 346

第二十五章

设计打围子 / 364

第二十六章

土匪案频发 / 379

第二十七章

苟家滩誓师 / 393

第二十八章

活佛举义旗 / 414

第二十九章

解救漆大哥 / 441

第三十章

南下找尕张 / 457

第三十一章

蒋介石调兵 / 473

第三十二章

单马度三关 / 480

目 录

C

O

Z

T

M

Z

T

S

第三十三章

清乡搜群山 / 510

第三十四章

夜阑杜鹃鸣 / 525

第三十五章

智斗盛师长 / 539

第三十六章

余生赴延安 / 560

第三十七章

重新点燃我 / 578

第三十八章

大佬的新生 / 593

第三十九章

狼少爷问路 / 605

第四十章

血泼了一炕 / 622

第四十一章

他们的后来 / 640

跋 / 666

第一章



哥老会施粥

[光绪三至四年(1877—1878), 临洮灰盐市, 刀砧]



1 灰盐市

我奶奶马云英说——

我外太爷马殿选从九岁就跟帮会兄弟来往, 可他跟帮会真正发生关系, 应该说是从临洮古城灰盐市三间杂货铺开始的。灰盐市并不是一座城市, 就像骡马市、粮食市、菜市一样, 这里其实是一个市场。交易的只有两样东西, 焚烧后的草木灰和从沟岔崖边挖掘来的土盐。人们将这两样东西买回家, 调制后腌制鸡蛋或者鸭蛋, 用独特的草木灰腌制出来的鸡蛋, 蛋黄松嫩, 蛋清脆白爽滑, 很受人们的喜欢。

灰盐市在临洮古城的正南方, 在城中心大什字那儿。

原来的灰盐市只是个松散的自由市场,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 人们在市场周围安家落户, 形成了以市场为中心的城中村。无序的灰盐市显得零乱, 而临洮古城是个很讲究的文化方城, 它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大街呈丁字形摆布, 四条副街与大街组成了一幅美妙的“卍”形图案, 蕴含着天地轮回、万寿无疆的主题, 象征着福寿吉祥。人们自然不愿意在美好的古城内出现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城中村, 衙门便开始规范、修整,



临洮东城门

经过一番整治，慢慢地跟正西的粮食市，东面的石桥新街、北面的马栏街，形成了一条商业街。

这一条商业直街，长不出一里，却是临洮城最热闹的街巷，两旁皆是连家铺，前面商铺，后面住人，整个

街有五十多间铺面。后半街大都是平房，没有铺面，住的都是匠人。有修理木轮、铁轮和胶轮大车的车匠，做磨轮的轮匠，雕刻的雕花匠，打凿石磨、石碾、碌碡、柱顶石的石匠，箍桶的桶匠，钉碗匠，补锅匠，林林总总，都是下苦人的行业。与后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街。前街铺面集中了吃食行的买卖，街头最前段一排两层木楼，是这条街上最阔绰的酱菜园，六间店里摆满了一色的黑釉大缸和坛子。装满了用酱油、醋、糖、盐和各种调料腌制的菜，有酱笋、酱黄瓜、醋腌蒜薹、甜萝卜干、腌豆角、什锦菜、泡菜、榨菜、糖蒜等。酱菜园还经营着酱油、陈醋、豆瓣酱、豆食、香辣酱、红豆腐等。挨着酱菜园的是糖坊，堆着做糖用的小米、苞谷等粮食作物，临街的铺子里摆着疙瘩糖、芝麻糖、灶糖等各种糖。

我外太爷马殿选帮会生涯中的杂货铺也在这条街上，紧靠着糖坊。但比糖坊小多了，只有三小间。铺子是宅子的东厢老房改建的，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，只是从厢房的后墙面开了扇窗户，卖些蓬灰、盐、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。从杂货铺的小窗看进去，能看到里面是一个通透的小庭院，北面三间大堂屋，两边套着耳房，院中种植着花果树木，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了一院。如果不是那扇简陋的窗户，不看杂货铺里面简单的货物，很难想象里面是个大宅子。

我外太爷马殿选的祖父曾在县衙当差，买了城中心大什字北段路这

座前后三进的大宅子。同治十二年，陇上变乱四起，我外太爷的祖父随清军渡过洮河平匪，战死沙场，家道逐渐中落。我外太爷的父亲我外祖爷马有实虽然是前清秀才，却淡于功名，未入宦途，以教书为业。然而清末时期，新学渐兴，送孩子上私塾的越来越少。仅靠束脩无法维持全家人生活，我外太爷的父亲我外祖爷马有实不得不放下秀才的脸面，开了杂货铺，贴补家用。

我奶奶说，光绪年间临洮古城遭受了一场史称“河湟民变”的劫难，好多人死于战乱，繁华的灰盐市连同我外祖爷这三间杂货铺，几乎成了一座废墟。城里许多人家的宅院被烧毁，只剩下几间破败的烂房，孤零零地耸立在苍凉的天空下。地上到处散落着碎石烂砖，烧焦的木料冒着黑烟。城中百姓，纷纷逃难，十室九空。

我奶奶说，在百姓最艰难的时候，城里来了一位姓边的大爷，人称边爷。

这位边爷带着一帮兄弟，携粮负薪进了城。望着一片焦土，边爷步步揪心，暗自垂泪。他吩咐随从的兄弟们：“都到各处看看，城里还有什么人！”兄弟们四处散开，到废墟深处，好一会儿，带着一身黑灰聚拢到边爷身边。边爷问，你们见到了什么人？兄弟们摇头，说城里头没有一个活人，到处是死尸，有刀砍的，火烧的，惨不忍睹。边爷长叹一口气，命人将尸首就地掩埋，然后带着众人离开了满目疮痍的城西，朝城东走去。

他们走到大什字，突然从灰盐市传来一阵孩子的哭声。

边爷一惊，说走了一晌午，到处房倒屋空，路上没有人烟，这会儿总算听到人声，快去看一看，哭的是什么人，叫到我跟前，我有话要问。

兄弟们循着哭声，找到一老一少，带到边爷马前。

这两个人到了马头前，流着泪说：“好汉饶命！”

边爷赶紧下马，把一老一少叫到身旁，沉痛地说：“你们不用怕，我们不是土匪，快起来。”